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集部  
第五〇冊



責任編輯：孫言誠 賀 偉

ISBN 7-5333-0615-5



EB330/11

#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五〇

(大陸版·限中國大陸發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出版發行

(濟南經九路勝利大街)

廣東精裝印務有限公司印製

787×1092 毫米 16 開本 40.25 印張

1997 年 7 月第 1 版 1997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 1-100

ISBN 7-5333-0615-5

Z·60 集部定價：127800 圓

# 集部第五〇冊目次

## 集部·別集類

王陽明先生文鈔二十卷(二)

〔明〕王守仁撰 〔清〕張問遠輯  
中國人民大學圖書館藏清康熙二十八年致和堂刻本

一

王陽明先生全集二十二卷附年譜一卷(一)

〔明〕王守仁撰 〔清〕俞嶠輯  
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藏清康熙十二年刻本

二三五

王陽明先生文鈔二十卷

(二)

〔明〕王守仁撰 〔清〕張問達輯

中國人民大學圖書館藏清康熙二十

八年致和堂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陽明文鈔

二十卷》提要

王陽明先生文鈔卷十

後學江都張問達編輯

書

答佟太守求雨書 癸亥

昨楊李二丞來備傳尊教且詢致雨之術不勝慚悚今早謹  
節推辱臨復申前請尤爲懇至令人益增惶懼天道幽遠豈  
凡庸所能測識然執事憂勤爲民之意真切如是僕亦何可  
以無一言之復孔子云丘之禱久矣蓋君子之禱不在於對  
越祈祝之際而在於日用操存之先執事之治吾越幾年於  
王陽明先生文鈔卷十

此矣凡所以爲民祛患除弊興利而致福者何莫而非先事  
之禱而何俟於今日然而暑旱尚存雨澤未應者豈別有所  
以致此者歟古者歲旱則爲之主者減膳撤樂省獄薄賦修  
祀典問疾苦引咎賑乏爲民遍請於山川社稷故有叩天求  
雨之祭有省咎自責之文有歸誠請改之禱蓋史記所載湯  
以六事自責禮謂大雩帝用盛樂春秋書九月大雩皆此類  
也僕之所聞於古如是未聞有所謂書符呪水而可以得雨  
者也唯後世方術之士或時有之然彼皆有高潔不污之操  
特立堅忍之心雖其所爲不必合於中道而亦有以異於

常是以或能致此然皆出於小說而不見於經傳君子猶以爲附會之譏又況於今之方士之流曾不少殊於市井輩而欲望之以揮斥雷電呼吸風雨之事豈不難哉僕謂執事且宜出齋於廳事罷不急之務開省過之門洗簡寃滯禁抑奢繁泮誠滌慮痛自悔責以爲八邑之民請於山川社稷而彼方士之所請者聽民間從便得自爲之但弗之禁而不專倚以爲重輕夫以執事平日之所操存苟誠無愧於神明而又臨事省惕躬帥僚屬致懇乞誠雖天道亢旱亦自有數使人事良修旬日之內自宜有應僕雖不肖無以自別於凡民

王陽明先生文鈔 卷十 書 二

使誠有可以致雨之術亦安忍坐視民患而恬不知顧乃勞執事之僕僕豈無人之心者耶一二日內僕亦將禱於南鎮以助執事之誠執事其但爲民悉心以請毋惑於邪說毋惑於近名天道雖遠至誠而不動者未之有也

與徐曰仁論養心爲學書 甲子

吾子年方英妙惟宜修德積學以求大成尋常一第固非僕之所望也家君舍衆論而擇子者實有在於衆論之外子宜勉之勿謂隱微可欺而有放心勿謂聰明可恃而有怠志養心莫善於義理爲學莫要於精專毋爲習俗所移毋爲物誘所引求古聖賢而師法之切莫以斯言爲迂濶也昔今叔在學聰明蓋一時然而竟無所成者蕩心害之也去高明而就污下念慮之間顧豈不易哉斯誠往事之鑒雖吾子質美而淳萬無是事然亦不可以不慎也所不避切切爲吾子言者

王陽明先生文鈔 卷十 書 二

幸加熟念其親愛之情自有所不能已也

示徐曰仁應試書 丁卯

君子窮達一聽於天。但既業舉子。便須入場。亦人事宜爾。若期在必得。以自窘辱。則大惑矣。入場之日。勿勿以得失橫在胸中。令人氣餒志分。非徒無益。而又害之。場中作文。先須大開心目。見得題意大緊了。即放膽下筆。縱味出處。詞氣亦自條暢。夫心無二用。一念在得。一念在失。一念在文字。是三用矣。所事寧有成耶。只此便是執事不敬。便是人事有未盡處。雖或幸成。君子有所不貴也。將進場十日。前尤須練習調養。雞初鳴。即起盥櫛。整衣端坐。勿使昏惰。節飲食。薄滋味。則

王陽明先生文鈔 卷十 書

四

氣自清。寡思慮。屏嗜欲。則精自明。定心氣。少眠睡。則神自清。君子未有不如。此而能致力於學問者。茲特以科場一事言之耳。每日或倦甚。思休少偃。即起。勿使昏睡。既晚。即睡。勿使久坐進場。前兩日。即不得翻閱書史。雜亂心目。每日止可看文字一篇。以自娛。若心勞氣耗。莫如勿看。務在怡神適趣。忽充然滾滾。若有所得。勿便氣輕意滿。益加含蓄醞釀。若江河之以泓衍泛濫。驟然決之一瀉千里矣。每日閒坐時。眾方翫然。我獨淵默。中心融融。自有真樂。森出乎塵埃之外。而與造物者游。非吾子槩嘗聞之。宜未足以與此也。

答人問神仙書 戊辰

詢及神仙有無。兼請其事。三至而不答。非不欲答也。無可答耳。昨令弟來。必欲得之。僕誠生八歲。而即好其說。今已餘三十年矣。齒漸搖動。髮已有一二莖。變化成白。目光僅盈尺。聲聞函丈之外。又常經月臥病不出。藥量驟進。此殆其効也。而相知者。猶妄謂之能得其道。足下又妄聽之。而以見詢。不得已姑爲足下妄言之。古有至人。淳德凝道。和於陰陽。調於四時。去世離俗。積精全神。遊行天地之間。視聽八荒之外。若廣成子之千五百歲而不衰。李伯陽歷商周之代。西度函谷。亦

王陽明先生文鈔 卷十 書

五

嘗有之。若是而謂之曰無。疑於欺子矣。然其呼吸動靜。與道爲體。筋骨完久。稟於受氣之始。此殆天之所成。非人力可強也。若後世拔宅飛昇。點化投奪之類。謠怪奇駭。是乃秘術曲技。尹文子所謂幻釋氏謂之外道者也。若是而謂之曰有。亦疑於欺子矣。夫有無之間。非言語可沉。存久而明。養深而自得之。未至而強喻言。亦未必能及也。蓋吾儒亦自有神仙之道。顏子三十二而卒。至今未亡也。足下能信之乎。後世上陽子之流。益方外技術之士。未可以爲道。若達摩慧能之徒。則庶幾近之矣。然而未易言也。足下欲聞其說。須退處山林。

十年全耳目一心志。中洒洒不掛一塵而後可以言此。今去仙道尚遠也。

答毛憲國以禮自守書

戊辰

昨承諭以禍福利害且令勉赴太府請謝。此非道誼深情不至此。但差人至龍場陵侮自差人挾勢擅威非太府使之也。龍場諸徭與之爭鬪此自諸徭憤慍不平亦非某使之也。然則太府固未嘗辱某。某亦未嘗傲太府。何所得罪而遽請謝乎。跪拜之禮亦小官常分不足為辱。然亦不容無故而行之。不當行而行與當行而不行其為取辱一也。廢逐小臣所守以待死者忠信禮義而已。又棄此而不守禍莫大焉。凡禍福利害之說某亦嘗講之。君子以忠信為利禮義為福苟忠信禮義之不存雖祿之萬鍾爵以侯王之貴君子猶謂之禍與害如其忠信禮義之所在雖剖心碎首君子利而行之自以為福也。況於流離竄逐之微乎。某之居此蓋瘴癘蠱毒之與處魑魅魍魎之與遊日有三死焉。然而居之泰然未嘗以動其中者誠知生死之有命不以一朝之患而忘其終身之憂也。太府苟欲加害而在我誠有以取之則不可謂無憾使吾無以取之而橫罹焉則亦瘴癘而已爾蠱毒而已爾魑魅魍魎而已爾吾豈以是而動吾心哉。執事之諭雖有所不敢承然因是而益知所以自勵不敢苟有所嚮望則某也受教多矣。

與安宣慰辭金帛鞍馬書 戊辰

某得罪朝廷而來惟竄伏陰厓幽谷之中以禦魍魎則其所  
且故雖夙聞使君之高誼經旬月而不敢見若甚簡仇者然  
省恐內訟痛自刻責不敢比數於過蒙則亦逐臣之禮也使  
君不以爲過使廩人餽粟庖人餽肉州人代薪水之勞亦寧  
不貴使君之義而諒其爲情乎自惟罪人何可以辱守土之  
大夫懼不敢當輒以禮辭使君復不以爲罪昨者又重之以  
副之以鞍馬禮益隆情益至某益用震悚是重使君之  
意其逐臣之罪也愈有所不敢當矣使者堅不可卻求其  
情不至再辱則可矣

王陽明先生文鈔 卷十

八

與安宣慰論減驛書 戊辰

減驛事非罪人所敢與聞承使君厚愛因使者至間問及之  
不謂其遂達諸左右也悚息悚息然已承見詢則又不可默  
凡朝廷制度定自祖宗後世守之不可以擅改改在朝廷且  
謂之變亂況諸侯乎縱朝廷不見罪有司者將執法以繩之  
使君必且無益縱遂幸免於一時或五六年或八九年雖遠  
至二三十年矣當事者猶得持典章而議其後若是則使君  
何利焉使君之先自漢唐以來千幾百年土地人民未之或  
改所以長久若此者以能世守天子禮法竭忠盡力不敢分  
王陽明先生文鈔 卷十

九

或聞或蜀其敢弗行乎弗行則方命之誅不旋踵而至捧檄從事則千百年之土地人民非復使君有矣由此言之雖今日之叅政使君將恐辭去之不速其又可再乎凡此以利害言撥之於義反之於心使君必自有不安者夫拂心違義而行衆所不與鬼神所不嘉也承問及不敢不以正對幸亮察

與安宣慰論平宋氏之亂書

戊辰

阿賈阿札等畔宋氏爲地方患傳者謂使君使之此雖或出於妬婦之口然阿賈等自言使君嘗錫之以鉞刀遺之以弓弩雖無其心不幸乃有其迹矣始三堂兩司得是說卽欲聞之於朝既而以使君平日忠實之故未必有是且信且疑姑令使君討賊苟遂出軍勦撲則傳聞皆妄何可以濫及忠良其或坐觀逗遛徐議可否亦未爲晚故且隱忍其議所以待使君者甚厚旣而文移三至使君始出衆論紛紛疑者將信喧騰之際適會左右來獻阿麻之首偏師出解洪邊之圍群

王陽明先生文鈔

卷十

十一

公又復徐徐今又三月餘矣使君稱疾歸臥諸軍以次沿回其間分屯寨堡者不聞擒斬以宣國威惟增剽掠以重民怨衆情愈益不平而使君之民罔所知識方揚言於人謂宋氏之難當使宋氏自平安氏何與而反爲之役我安氏連地千里擁衆四十八萬深坑絕地飛鳥不能越猿猴不能攀縱遂高坐不爲宋氏出一卒人亦卒如我何斯言已稍稍傳播不知三堂兩司已嘗聞之否使君誠久臥不出安氏之禍必自斯言始矣使君與宋氏同守土而使君爲之長地方變亂皆守土者之罪使君能獨委之宋氏乎夫連地千里孰與中十

一大郡控衆四十八萬。孰與中土之一都司深坑絕地。安  
氏有之。然如安氏者。環四面而足。以百數也。今橋州有楊愛  
恆。黎有楊友。酉陽保靖。有彭世麒等諸人。斯言苟聞於朝。朝  
廷下片紙於楊愛諸人。使各自爲戰。共分安氏之所有。蓋朝  
令而夕無安氏矣。深坑絕地。何所用其險。使君可無寒心乎。  
且安氏之職四十八支。更迭而爲。今使君獨傳者三世而羣  
支莫敢爭。以朝廷之命也。苟有可乘之釁。孰不欲起而代之。  
乎。然則揚此言於外。以速安氏之禍者。殆漁人之計。蕭牆之  
憂。未可測也。使君宜速由軍平定。反側破衆議之口。息多端  
之口。陽明先生文鈔卷十

十二

之口。爲方輿之變。絕難測之禍。補既往之愆。要將來之福。某  
引爲人作說客者。使君幸熟思之。

與辰中諸生論收放心書

己巳

諸居兩年。無可與語者。歸途乃得諸友。方以爲公又別爾別  
去。極快也。絕學之餘。求道者少。一齊衆楚。最易搖奪。自非  
豪傑。鮮有卓然不變者。諸友宜相砥礪夾持。務期有成。近世  
士夫亦有稍知求道者。皆因實德未成。而先揭標榜。以來世  
俗之謗。是以往往墜墜無立。反爲斯道之梗。諸友宜以爲鑒。  
刊落聲華。務於切已處着實用力。前所云靜坐。非欲坐禪入  
定。蓋因吾輩平日爲事物紛拏。未知爲已。欲以此補小學收  
放心一段功夫耳。明道云。纔學便須知有着力處。既學便須  
知有得力處。諸友宜於此處着力。方有進步。異時始有得力  
處也。學要謙辟。近裏着已。君子之道。闇然而日章。爲名與爲  
利。雖清濁不同。然其利心則一。謙受益。不求異於人。而求同  
於理。此數語宜書之壁間。常目在之。舉業不患妨功。惟患奪  
志。只如前日所約。循循爲之。亦自兩無相礙。所謂知得灑掃  
應對。便是精義入神也。

陽明先生文鈔卷十

十三

答汪石潭論動靜體用書

辛未○石潭名俊江西廣信人

夫喜怒哀樂情也。既曰不可謂未發矣。喜怒哀樂之未發。則是指其本體而言性也。斯言自子思升程子而始有。執事既不以爲然。則當自子思中庸始矣。喜怒哀樂之與思。與知。覺。皆心之所發。心統性情。性心體也。情心用也。程子云。心一也。有指體而言者。寂然不動是也。有指用而言者。感而遂通是也。斯言既無以加矣。執事姑求之體用之說。夫體用一原也。知體之所以爲用。則知用之所以爲體者矣。雖然體微而難知也。用顯而易見也。執事之云不亦宜乎。夫謂自朝至暮。未嘗有寂然不動之時者。是見其用而不得其所謂體也。君子之於學也。因用以求其體。凡程子所謂既思即是已發。既有知覺即是動者。皆爲求中於喜怒哀樂未發之時者言也。非謂其無未發者也。朱子於未發之說其始亦嘗疑之。今其集中所與南軒論難辯析者。蓋往復數十而後決其說。即今之中庸註疏是也。其於此亦非苟矣。獨其所謂自戒懼而約之。以至於至靜之中。自慎獨而精之。以至於應物之處者。亦若過於剖析而後之讀者。遂以分爲兩節。而疑其別有寂然不動靜而存養之時。不知常存戒慎恐懼之心。則其工夫未始

王陽明先生文鈔

卷十

十四

有一息之間。非必自其不睹不聞而存養也。吾兄之於此。加工勿使間斷。動無不和。靜無不中。而所謂寂然不動之體。當自知之矣。未至而揣度之。終不免於對塔說相輪耳。然朱子但有知覺者在。而未有知覺之說。則亦未瑩。吾兄疑之。審亦有見。但其所以疑之者。則有因噎廢食之過。不可以不審也。君子之論。苟有以異於古。姑無以爲決然。且宜循其說而究之。極其說而果有不達也。然後從而斷之。是以其辯之也。明而析之也。當益在我者。有以得其情也。今學如吾兄。聰明超特如吾兄。沉潛縝密如吾兄。而猶有未悉於此。何邪。吾

王陽明先生文鈔

卷十

十五

兄之心。非若世之立異自高者。要在求其是而已。故敢言之。無諱。有所未盡。不借教論。不有益於兄。必有益於我也。

寄諸用明論道貴翁聚書 辛未

君子惟患學業之不修科第遲速所不論也况吾平日所望於賢弟固有大於此者不識亦嘗有意於此否耶階陽諸姪問去歲皆出投試非不喜其年少有志然私心切不以爲然不幸遂至於得志豈不誤却此生耶凡後生美質須令脾胃養厚積天道不倉聚則不能發散况人乎花之千華者無實爲其華美太發露耳諸賢姪不以吾言爲迂便當有進步處矣書來勸吾仕吾亦非辭身者所以汲汲於是非獨以時當欽

王陽明先生文鈔

卷十

十六

而有所不能則將終於無成皆吾勢有所不容已也但老和而下意皆不悅今亦豈能決然行之徒付之浩嘆而已

答王虎谷論仁體本自弘毅書 辛未

承示弘毅之說極是但云既不可以棄去又不可以減輕既不可以住歇又不可以不至則是猶有不得已之意也不得已之意與自有不能已者尚隔一層程子云知之而至則循理爲樂不循理爲不樂自有不能已者循理爲樂者非真能知性者未易及此知性則知仁矣仁人心也心體本自弘毅不弘者蔽之也不毅者累之也故燭理明則私欲自不能蔽累私欲不能蔽累則自無不弘毅矣弘非有所擴而大之也毅非有所作而強之也蓋本分之內不加毫末焉曾子弘毅

王陽明先生文鈔

卷十

十七

之說爲學者言故曰不可以不弘毅此曾子窮理之本真見仁體而後有是言學者徒知不可不弘毅不知窮理而惟擴而大之以爲弘作而強之以爲毅是亦出於一時意氣之私其去仁道尚遠也此實公私義利之辯因執事之誨而并以請正

與黃宗賢論仁恕之別書 辛未

所論皆近思切問。足知爲功之密也。甚慰。夫加諸我者。我所不欲也。無加諸人。我所欲也。出乎其心之所欲。皆自然。而然非有所強。勿施於人。則勉而後能此。仁恕之別也。然恕者求仁之方。正吾儕之所有事也。子路之勇。而夫子未許其仁者。好勇而無所取裁。所勇未必皆出於天理之公也。事君不避其難。仁者不過如是。然而不知食輒之祿。爲非義。則勇非其所宜。勇不得爲仁矣。然勇者爲仁之資。正吾儕之所尚欠也。鄙見如此。明者以爲何如。

王明先生文鈔 卷十 書

十八

答黃宗賢應原忠論去私存理書 辛未 原忠名良台州人

昨晚言似太多。然遇二君。亦不得不多耳。其間以造詣未熟。言之未盡。則有之。然自是吾儕一段切實工夫。思之未合。請勿輕放過。當有豁然處也。聖人之心。纖翳自無所容。自不須磨刮。得若常人之心。如斑垢駁雜之鏡。須痛加刮磨一番。盡去其駁蝕。然後纖塵畢見。纔拂便去。亦自不待費力到此。已是識得仁體矣。若駁雜未去。其間固自有一點明處。塵埃之落。固亦見得。亦纔拂便去。至於堆積於駁蝕之上。終弗之能見也。此學利困勉之所由異。幸弗以爲煩難而疑之也。凡人作好事。而易而惡難。其間亦自有私意氣習。纏蔽在識破後。自然不見其難矣。古之人。至有出萬死而樂爲之者。亦見得此耳。向時未見得向裏意思。此工夫自無可講處。今已見得此。一層却恐好易惡難。流入禪釋也。昨論儒釋之異。明道所謂敬。以直內。則有之。義以方外。則未畢竟連敬以直內。亦不是者。已說到八九分矣。

王明先生文鈔 卷十 書

十九

答徐成之論朱陸異同書 辛未

承以朱陸同異見詢學術不明於世久矣此正吾儕今日之所宜明辨者細觀來教則與庵之主象山既失而吾兄之主晦庵亦未爲得也是朱非陸天下之論定久矣久則難變也雖微吾兄之爭與庵亦豈能遽行其說乎故僕以爲二兄今日之論正不必求勝務求象山之所以非晦庵之所以是窮本極源真有以見其幾微得失於毫忽之間若明者之聽訟其事之曲者既有以辨其情之不得已而辭之直者復有以察其處之或未當使受罪者得以伸其情而獲伸者亦有所

王陽明先生文鈔

卷十 書

二十

不得辭其責則有以盡夫事理之公卽夫人心之安而可以俟聖人於百世矣今二兄之論乃若出於求勝者求勝則是動於氣也動於氣則於義理之正何啻千里而又何是非之論乎凡論古人得失決不可以意度而懸斷之今與庵之論象山曰雖其專以尊德性爲主未免墮於禪學之公空而其持守端實終不失爲聖人之徒若晦庵之一於道問學則支離決裂非復聖門誠意正心之學矣吾兄之論晦庵曰雖其專以道問學爲主未免失於俗學之支離而其循序漸進終不肯於大學之訓若象山之一於尊德性則虛無寂滅非

大學格物致知之學矣夫既曰尊德性則不可謂墮於禪學之虛空墮於禪學之虛空則不可謂之尊德性矣既曰道問學則不可謂失於俗學之支離失於俗學之支離則不可謂之道問學矣二者之辨間不容髮然則二兄之論皆未免於意度也昔者子思之論學蓋不下千百言而括之以尊德性而道問學之一語卽如二兄之辯一以尊德性爲主一以道問學爲事則是二者固皆未免於一偏而是非之論尚未有所定也烏得各執一是一而遽以相非爲乎故僕願二兄置心於公平正大之地無務求勝夫論學而務以求勝豈所謂尊

王陽明先生文鈔

卷十 書

二十一

德性乎豈所謂道問學乎以其所見非獨吾兄之非象山而庵之非晦庵皆失之非而吾兄之是晦庵與庵之是

再答徐成之書論木陸異同書 辛未

昨所奉答適有迷客酬對紛紜不服細論姑願二兄息定之爭各反究其所是者必已所是已無絲髮之憾而後可以及人之非登來承教乃謂僕漫爲含糊兩解之說而細釋辭旨若有以陰助輿庵而爲之地者讀之不覺失笑曾謂吾兄而亦有是言耶僕嘗以爲君子論事當先去其有我之私一動於有我則此心已陷於邪僻雖所論盡合於理既已三其本矣嘗以是言於朋友之間今吾兄乃云爾敢不自反其殆陷於邪僻而弗覺也求之反復而昨者所論實未嘗有是則王陽明先生文鈔卷十 書 二十三

斯言也無乃吾兄之過歟雖然無是心而言之未盡於理未得爲無過也僕敢自謂其言之已盡於理乎請舉二兄之所是者以求正輿庵是象山而謂其專以尊德性爲主今觀象山文集所載未嘗不教其徒讀書窮理而自謂理會文字頗與人異者則其意實欲體之於身其亟所稱述以誨人者曰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曰克己復禮曰萬物皆備於我反身而誠樂莫大焉曰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曰先立乎其大者而小者不能奪是數言者孔子孟軻之言也烏在其爲空虛者乎獨其易簡覺悟之說頗爲當世所疑然易簡之

說出於繫辭覺悟之說雖有同於釋氏然釋氏之說亦自不同於吾儒而不害其爲異者惟在於幾微毫忽之間而已亦何必諦於其同而遂不敢以言扭於其異而遂不暇察之乎是輿庵之是象山固猶未盡其所以是也吾兄是晦庵而謂其專以道問學爲事然晦庵之言曰居敬窮理固非存心無以致知曰君子之心常存敬畏雖不見聞亦不敢忽所以存天理之本然而不使離於須臾之頃也是其爲言雖未盡瑩亦何嘗不以尊德性爲事而又烏在其爲支離者乎獨其平日汲汲於訓解雖韓文楚辭陰符參同之屬亦必與之註釋王陽明先生文鈔卷十 書 二十三

考辨而論者遂疑其玩物又其心慮恐學者之曠等而或失之於妄作使必先之以格致而無不明然後有以實之於誠正而無所謬世之學者掛一漏萬求之愈繁而失之愈遠至有弊力終身苦其難而卒無所入而遂議其支離不知此乃後世學者之弊而當時晦庵之自爲則亦豈至是乎是吾兄之是晦庵固猶未盡其所以是也夫二兄之所信而是者既未盡其所以是則其所疑而非者亦豈必盡其所以非乎然而二兄往復之辯不能其反焉此僕之所以疑其誠出於求勝也一有求勝之心則已亡其學問之本而又何以論學爲

哉此僕之所以惟願二兄之自反也。安有所謂含糊兩解而陰爲與庵之地者哉。夫君子之論學。要在得之於心。衆皆以爲是。苟求之心而未會焉。未敢以爲是也。衆皆以爲非。苟求之心而有契焉。未敢以爲非也。心也者。吾所得於天之理也。無間於天人。無分於古今。苟盡吾心以求焉。則不中不遠矣。學也者。求以盡吾心也。是故尊德性而道問學。尊者。尊此者也。道者。道此者也。不得於心。而惟外信於人。以爲學。焉在其爲學也已。僕嘗以爲晦庵之與象山。雖其所爲學者。若有所不同。而要皆不失爲聖人之徒。今晦庵之學。天下之人童而習

王陽明先生文鈔

卷十

二十四

之既已入人之深。有不容於論辯者。而獨於象山之學。則以其嘗與晦庵之有言。而遂藩籬之。使若由賜之殊科焉。則可矣。而遂擯放廢斥。若硃氏之與美玉。則豈不過甚矣乎。夫晦庵折衷羣儒之說。以發明六經語孟之旨於天下。其嘉惠後學之心。真有不可得而議者。而象山辨義利之分。立大本。求放心。以示後學。篤實爲己之道。其功亦寧可得而盡誣之。而世之儒者。附和雷同。不究其實。而舉目之以禪學。則誠可寬也已。故僕嘗欲冒天下之譏。以爲象山一暴。其說雖以此得罪。無恨。僕於晦庵。亦有罔極之心。豈欲得戈而入室者。顧晦

庵之學。既已若日星之章明於天下。而象山獨家無價之苞。於今且四百年。莫有爲之一洗者。使晦庵有知。將亦不能一日而安享於廟廡之間矣。此僕之至情。終亦必爲吾兄一吐者。亦何肯漫爲兩解之說。以陰助於與庵。與庵之說。僕猶恨其有未盡也。夫學術者。古今聖賢之學術。天下之所公共。非吾三人者所私有也。天下之學術。當爲天下公言之。而豈獨爲與庵地哉。兄又舉太極之辯。以爲象山於文義。且有所未能通曉。而其強辯自信。曾何有於所養。夫謂其文義之有未詳。不害其爲有未詳也。謂其所養之有未至。不害其爲未至

王陽明先生文鈔

卷十

二十五

也。學未至於聖人。寧免太過不及之差乎。而論者遂欲以是而樂之。則吾恐晦庵禪學之譏。亦未免有激於不平也。夫一則不審於文義。一則有激於不平。是皆所養之未至。昔孔子大聖也。而猶曰假我數年。以學易。可以無大過。仲連之贊成湯。亦惟曰改過不吝而已。所養之未至。亦何傷於二先生之爲賢乎。此正晦庵象山之氣象。所以未及於顏子明道者。在此。吾儕正當仰其所未可及。而默識其所未至者。以爲涵養切切之方。不當置偏私於其間。而有所附會增損之也。夫君子之過也。如日月之食。人皆見之。更也。人皆仰之。而小人之